

楞嚴經》

綜合概述(選講)

《文殊說偈應佛選耳根圓通》(11)

二、耳根圓通的聖妙：通真實

「隔垣聽音響，遐邇俱可聞，五根所不齊，是則通真實。」

圓瑛法師：“**此言耳根在動用中，現具靈通之相（意思是：耳朵的聽聞功能在運作當中，展現出了極其靈敏、通達、而不被障礙的特性），**隔垣牆而聽音響，尚無隔礙（耳根即使隔著牆壁也能聽到外面的聲響，在聽的當下，感覺不到聲音被牆壁阻擋）。**不知者，謂聲能透入（平常的人：認為聲音穿過了牆壁透進來的）；**其知者，以聞性湛然，周徧圓滿（但修行人：聽聲音時，意識到「聞性」（能聽的能力）是自己本有的，而且是清淨澄湛，無處不在、周遍圓滿的。）。無線電話，可以驗知，**並非聲來耳邊（電話傳來的聲音，並不是聲音從遠方來到耳邊），**亦非耳往聲處（耳朵聽聲音時，也不是親自去到發出聲音的現場。），**如隔數千里之遙，問答如在目前（即使兩個人分隔幾千里之遙，一問一答就像在當面交談一樣），**因聞性周徧故（因

爲內在的「聞性」無處不在)。**遐邇俱可聞**者：遐“遠”也，“邇”近也；所有一切聲音皆可得聞。「**五根所不齊**」者(指根之「聞性」之功能，是其他五根不能與之相提並論)：******則隔垣能聽(“垣”即“牆”，雖「隔」著牆仍可聽到「音響」)，******非若眼根之不觀障外也(指「聞性」不像眼睛(眼根)那樣，被障礙物擋住就看不見外面)。******遐邇俱聞(遠近皆能聽到)，******非若三根之離塵不知也(不像鼻、舌、身三根，離「塵」則無覺知)。******於靜中聞鼓時，則俱擊齊聞(在安靜無聲的環境中，聽到遠處傳來的鼓聲，十方世界如有無數鼓聲同時敲擊，所有方向的鼓聲都能夠同時聽到。)，******非若意根之雜亂無緒也(不像意識(意根)那樣雜亂無章、沒有條理)。******以是而觀，則五根功能，所不能與耳根齊(因此可見，“耳根”之功能是其他“五根”不能與耳根同齊)，******況塵識與諸大，非根之類者，豈能齊哉(指六塵、六識、七大，這些屬於精神與物質元素，不同於「根」的種類，「根」具有(能見、能聽)的功能，而「塵、識、大」，則依根而生的，又怎能與「根」等量齊觀，具有同樣功能呢?)可見耳根聞性，*人人本來自通(圓具)。「**是則通真實**」者：(耳根聞性)本來「通達」，周徧無礙，「真」而無妄，「實」而不虛之妙義也。”

聖嚴法師：“「**隔垣聽音響，遐邇俱可聞**」，唯有耳識與聲塵，雖有隔障，還是能聞，因為耳在聽的時候，聲音會穿透籬笆垣牆，近的、遠的聲音，還是可以聽到。「**五根所不齊，是則通真實**」，耳朵的功能是最好的，其他的五根都比不上耳根，所以用耳根修行而能夠見到自性，比用其他的五根更容易。”

“在所有的大菩薩之中，觀世音菩薩最受我們這個世界歡迎，除了部派佛教時期的上座部不知道有大乘經典之外，其他大乘佛法的系統，不論是漢傳、藏傳，乃至是亞洲的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、越南，都非常重視觀世音菩薩，這和其修行的法門有關。如果根據觀世音菩薩的法門修行，任何人都可能得到圓滿通達的智慧，在修行成功以後，也會學習著觀世音菩薩聽所有眾生的心聲，幫助眾生、救苦救難。”

「音聲性動靜，聞中爲有無，無聲號無聞，非實聞無性。」

圓瑛法師：“**此對聲塵以顯聞性常住（意思是：藉由「聲音」（聲塵）的動與靜、有與無，以證明內在（聞性）是恆常存在的）。**音聲是總相（指聲音作為一個整體的存在。它不只是聽見時的“動”，也包含了聽

不到時的“靜”。這兩者合起來，構成了完整的「聲音」這個現象），**動靜是別相(指音聲之性爲動、靜二相。音聲又分爲兩種具體狀態：有聲音爲“動”與沒聲音爲“靜”。這兩者是「聲塵」的差別現象。雖然“動”和“靜”是相反的，但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“聲音”)，**此取擊鐘驗常科中義(這些偈頌是引用《楞嚴經》卷四之內容，佛陀爲了讓阿難明白「聞性」不生不滅、恆常不變的道理，而進行的「擊鐘驗常」的實驗。)。**前羅正擊之時，則音聲之性屬動(當時，佛讓羅睺羅擊鐘一聲，鐘聲響起，這音聲特性屬於“動”的狀態。)；**擊久聲銷，音響雙絕，則對動說靜(羅睺羅敲擊一陣子後，聲音停下來了，聲音和回響(餘音)都消失了。此時對照「動」而說這是「靜」的狀態)。**聞中爲有無者：言動靜二相，常於聞性湛然體中，循環代謝(“聞中”，聞性之體。此言動靜二相，於聞性湛然之體中，現出聲之「有」與「無」，互相代謝之相)。**時羅更擊，動則音聲歷然現有；擊久聲銷，靜則音聲寂然現無(這時，羅睺羅再次敲擊鐘(動)，聲音就很清晰地顯現出來，聽到了「有聲音」；敲擊過後，聲音消失了(靜)，聲音就寂然無聲地隱沒了。))。 **世人顛倒，尚且惑「聲」爲「聞」(然而世人顛倒，却把“無聲”稱爲“無聞”，

******因於無聲之際，號爲無聞，殊不知**無聲之時**，聞性愈覺**無有邊際**（人們因爲聽不到聲音（無聲），就以爲自己「聞性」消失了（號爲無聞），其實“沒有聲音”，並非“聞性”變成沒有體性，因爲「聲音」有來去，有隱現（消失與出現），而「聞性」却遍一切處、常住不變的。不隨著聲音的有無而生滅。即是說，真正的「聽」不是因爲有聲音才存在，（聞性）的本性獨立於聲音之外），故曰「**非實聞無性**」也。”

聖嚴法師：“聲音本身並沒有一定的動與不動。在一般人的感覺上，由於聲音的有與無、大與小，好像它是有起滅的。其實，觀世音菩薩首先用耳朵聽外在環境裡所有的聲音，然而聲音有出現，也會消失，表示它是幻現幻失，並沒有真正的一樣東西叫作「聲音」，只是由二、三樣或者更多樣的東西湊合在一起，接觸以後發出的聲音。例如兩掌合拍，就有了掌聲；講話時，由於喉嚨及舌根在鼓動，就有了聲音；外面的風聲、雨聲、水聲，都是由於物與物互相摩擦才有了聲音。可是在發出聲音的前與後，並沒有「聲音」這樣東西存在，因此，聲音是沒有自性與本性的，但是，因爲聲音沒有本性，就說沒有聲音的現象，這也是不對的。”

“佛法講的「空」與「無」，並不等於真正的沒有，而是講的無常，由於不斷在變，不是真實的存在，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……。”

“此段經文講聲音的動與靜、有與無、生與滅。我講話時，聲帶與聲波在動；我休息時，聲音是靜止狀態，此為「**動與靜**」。我講話，聲音是有；我不講話，聲音則無，此為「**有與無**」。我講話時，聲音產生；我講完以後，聲音就滅，此為「**生與滅**」。動、靜、有、無、生、滅，將它分析以後，聲音的本性究竟是有還是無？這只能說是聲音的現象，有因有緣時，它是有的，相反地，也是由於因緣的關係，聲音又沒有了。”

“「**音聲性動靜，聞中爲有無**」，聲音的性質有動、有靜，有生、有滅，其性質指的是一種現象。用耳朵聽聲音，會曉得現在是有聲音或者沒有聲音。

「**無聲號無聞，非實聞無性**」，衆生迷惑，所以沒有「**聞無性**」，沒有聲音的時候，叫作沒有聽到，這不能夠說已經聽到聲音的「**無性**」之性，只是沒有聽到內外環境中的聲音而已。「**無性**」是不生不滅的性，是一切諸法的「自性」，這個自性與聲音的差別性不一樣，聲音的差別性是性質，這裡的「**無性**」則是自性，其

實就是「空性」。”

三、耳根圓通的聖妙：常真實

「聲無既無滅，聲有亦非生，生滅二圓離，是則常真實。」

圓瑛法師：“此四句，生滅雙離。如上所說，**無聲之時，聞性既無有滅(縱使有相之聲音消失時，「聞性」却没有滅。），**以此例知有聲之時，聞性亦非有生(而「聲音」出現時，「聞性」並非跟著聲音而生起來)。**是知聞性，湛然常住(可知「聞性」不隨塵生滅，本來常住。），**一任其中，聲有則聞「動」，聲無則聞「靜」(真正的「聞性」能力，是不會隨聲音的有無而生滅，它如實地安住於動與靜之中。有聲音時，我們聽到聲音(動態)；沒有聲音時，我們聽到寂靜(靜態)。動與靜只是外在環境，能聽的『聞性』始終不變)。而(聞性)自體了無生滅之相，故曰「生滅二圓離」。

「是則常真實」者：(以見聞性，人人本來自常，喻如太虛空，恆無起滅)，**豈非常住真心(這就是常住不變的真心，不生不滅，恆常不變。），性淨明體(本體光明(明體)；清淨無染)，真而無妄，實而不虛之妙義也”

聖嚴法師：“「**聲無既無滅，聲有亦非生**」，並不因為沒有聲音，那個自性就滅了；有聲音，也不是說自性就生起來了。「**性**」無生滅，就叫作「**無性**」，佛法所謂的「性」有兩種：一種是現象的性質；另一種則是一切現象共同的「本性」或「自性」。一切現象共同的本性是空性，都不是真實的存在，也不是完全沒有。任何一個現象不可能永遠不變，永遠不變的只有空性，空性非有非無，亦有亦無——從現象來看，是有的，然而從現象本身的當下來看，它已經不斷地在變，所以不能說是真正的有，這叫作「空」……。「因緣有，自性空」，現象是有，一定有生有死，然而生與死之間，除了因緣之外，就沒有其他的東西了。生則生，死則死，而「自性」是不生不滅的。

“「**生滅二圓離，是則常真實**」，離開生滅，不要把「生」與「滅」當成執著的對象，徹底放下心裡的執著，此時才真正能夠體會到永恆不變的佛性與自性，那就是空性。佛性是有的，它的名字叫作「自性」，然而沒有什麼東西執著叫作「空性」；自性、空性、佛性這三個名詞，叫作「**真常永恆**」的真實。”

「縱令在夢想，不爲不思無，覺觀出思惟，身心不能及。」(注釋：“覺觀出思惟”，“出”，超過。身心不能及”：“身心”，指除了耳根以外的其他五根、六識等。此言，耳根聞性之體用、覺觀，乃超出了思惟之範圍（不假思惟），且爲“身心”之其他“根識”所不能及。因爲眼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五根，皆不能與夢外之境相接，唯有耳根能夠。)

圓瑛法師：“此離思惟，以顯聞性常住。思惟，乃是第六「散位」意識所爲，而夢想亦第六「獨頭」意識所現(注：【散位獨頭意識】四種意識之一，爲散亂心中的第六意識。意識有「明瞭、定中、獨散、夢中」等四種分別，其中，「明瞭」意識與「五根」俱起，故稱「五俱意識」；「定中、獨散、夢中」等三種意識不與「五識」俱起，故稱「獨頭」意識。此散位獨頭意識，即不與前五識俱起，而單獨發生作用，或追憶過去，籌計未來，或比較推度種種想像分別等等，此稱爲「散位獨頭」意識。見《百法問答鈔》卷一)。今云「縱令在夢想」之中，**完全忘却夢外動靜之境，而了無所思；而此聞性，亦不爲彼無思而即便滅無（意思是：縱使人在睡夢之中忘盡夢外動靜，也不會由於五根不緣、不思外境，而令「聞性」暫成斷滅；即使在

睡夢中的人，對外界的聲音，還是聽得到)。**如前熟睡之人，聞舂搗聲，惑爲鐘鼓響，可見聞性，不爲彼不思而便成無耶（在《卷四》佛陀以夢喻說：譬如有一個熟睡的人，其家人當其睡著時在舂米或搗布。此人於夢中聽到舂米時，在睡夢中的意識，誤以爲敲鼓或是撞鐘聲。這就可以證明，即使在熟睡的人，能聽的「聞性」仍然存在，即使意識沒有主動去思考，「聞性」亦不會消失而變成無）。「覺觀出思惟，身心不能及」者：上覺字，即聞性本體；下觀字，指聞性照用；而此照用，乃是寂而常照，不假思惟，超出思惟之外。**身根、兼眼、鼻、舌「三根」，心是「意根」，如是「五根」對此，皆不能接夢外五塵之境，而有覺耶（當一人在睡夢中時，身根，乃至眼、鼻、舌、意根，都無法感知夢境之外的真實景象（色、香、味、觸），也沒有覺知能力）**惟獨耳根，能通夢外之聲，一呼便覺，超彼心身，所不能及也（唯獨耳根（聽覺）在睡夢中依然通達外面的聲音，一旦有人呼喚，立刻就能清醒過來。這種「聞性」的能力，是其他根（如眼、鼻、舌、身）所無法比擬的）。**然此圓通常三種真實，皆吾人尋常日用所現具者，不待修習而後有也（這耳根的圓通法門「圓、通、常」三種真實，即「性聞」之體是遍滿的、通達的、永恆的，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隨

時都存在，不需要刻意修習才能得到，因為每個人的「聞性」本來就具足）。**若能依之反聞自性，修證圓通(如果能夠依據本具的「聞性」，把向外聽聲音的注意力，轉向內在而觀察自己「能聞」的自性（反聞自性），通過這種修行來證得無礙的圓通境界。），**猶風帆行於順水，必至易而至速也(那就會像帆船順著風勢與水流一樣，做起來非常容易，而證悟的速度非常快)。”

聖嚴法師：“**「縱令在夢想，不爲不思無」**，忘却外境，動靜無所思，亦非心滅，就像熟睡之人，亦有受外境影響的心念活動。縱然是在睡夢之中，也會聽到聲音，這聽到的聲音，就變成夢境的一部分，使得夢境配合著聲音在做夢。你是否做過這樣的夢？當你睡得不是很深沉，在做夢時聽到聲音，但是聽得不清楚，你沒有想要去聽那個聲音，可是聲音配合著你，變成了你的夢境，這是一種虛幻。然而這種虛幻裡並不是完全沒有，可是那不是真實而已。

「覺觀出思惟，身心不能及」，「覺」是聞性之體，「觀」是聞性之用；**「覺觀」**是寂照、照寂不被思惟，耳根在夢中一被呼叫，即覺醒過來。思惟是第六散位意識，夢想是第六獨頭意識，與五根俱起爲「五俱意識」，此

爲修行禪定的方法，叫作覺、觀、思、惟。「覺」，是在聽聲音，聽到聲音爲「覺」；「觀」，是不斷地、不斷地曉得有聲音爲「觀」。「我知道」爲覺，覺照「我知道」爲觀，這就是利用耳聞修行。「覺觀」是有聲音可聽，「思惟」則進入禪定。用這種方法，在六根中，「身根」與「意根」都不像用「耳根」聽聲音那樣容易進入大乘禪定的境界。”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